



中国精神中国梦 系列随笔之四

“中国梦”里的历史记忆

无论走多远,也走不出身;无论飞多高,也飞不出心。强汉盛唐并非过眼烟云,康乾繁荣不是昙花一现。复兴的含义是:我们曾经辉煌过,如今还想那样。中国有许多可能的未来,但是也有许多已经的过去。“中国梦”很丰富,既要追随梦幻,也要拾撷梦根。

□ 徐宏力(美学与国学研究学者、青岛大学副校长)

孔子是有梦的人,有梦的人有灵魂。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说,我衰老得厉害,很久没再梦见周公了!人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圣人做梦分量重,不似凡心惦记梦中情人、财迷幻想捡个钱包。孔丘一生试图端正礼乐文化,授徒立说累嗓子,周游列国累腿脚;晚上入梦复见周公,拜谒制礼作乐的原创首脑。孔子老年失梦,感叹不已。没梦的生命气数将尽,连梦都不做,还活个什么劲儿?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丘业未竟身先衰,伟大的遗憾即圣人的无奈。他自己可能没想到,在无奈中留下了可以无限诠释的精神财富。如果他不做,子孙需要从头开始;如果他做完了,还有子孙什么事?

无论走多远,也走不出身;无论飞多高,也飞不出心。花的鲜艳里有根的珍藏,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是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的不懈追求。民族复兴更有历史感,是枝叶对根系的眷恋。强汉盛唐并非过眼烟云,康乾繁荣不是昙花一现。复兴的含义是:我们曾经辉煌过,如今还想更辉煌。中国有许多可能的未来,但是也有许多已经的过去。

“中国梦”很丰富,既要追随梦幻,也要拾撷梦根。

中国文化的历史感表现在体制内。巫史文化是商朝主流,史与巫、祝、卜均为宗教官,都承担史官责任,记录宗教典册,执祖法,观天象,推演兴亡之道,都有半仙之体。周朝建设礼乐文明,天神地位降低了,史记更纯粹,说的都是人话。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古字“史”指“记者也”。庞大的史官集团说明,文化轴心时代在制度建设上保证了民族不会健忘,博闻强识,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史官责任如今转移到学术界,精英文化代表“大传统”。盛世修史,培植中国梦根。

生为中国人就是一辈子的事。我不理解现今的流行时尚,为什么脸黄不好,头发黄就好。抹上什么霜,脸白了,显得脖子更污,好像洗脸不洗脖子一样。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自称“金色人种”,似乎也不怎么自信,精英都没了精神,只有文化自残的份了。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反差大,浅色更清纯,深色更清幽,是上天赐予的永恒美丽。

道理道理,“道”不变,“理”在变。道是永恒的高层通则,理是发展的深层规律。文化中有不朽要

素,作为“集体无意识”,已经凝聚成国人的文化本能,铸就了民族延续的文化耐力与国家恒力。思想与精神不一样,思想在脑,精神在心。孔子的思想不一定全对,但是他的入世精神永远正确。仁者爱人、天下为公、自强不息、温故知新、虚怀若谷……很多经典原文凝结为成语,流动于民间,不断产生着并将继续产生着品德照妖镜与智慧教科书的作用。

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伟大变局”,摸着石头过河,踩实了才能真下脚,谁也保证不了每一次试探都是正确的。现代化的代价有时很大,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使人变成经济动物,丛林规则泛滥,价值观在某些方面都退步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回归就是提高。治中国现代病需要中药,这是深度国学课题。历史虚无主义与全盘西化并存。西方经典不进行本土过滤,在解决中国问题时会出现药毒,副作用很大,治好了一个病,又带来另一病灶,挖出一枚地雷,又埋下另一个隐患。当年清华国学院有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学养深厚,一旦在世界框架内回眸传统,他们反而觉得国学最值得坚守,用疏朗的中国文化治疗当代的物质疲惫,综合调理,阴阳

和,充满灵动弹性,可提高文化自愈能力。大师们的心灵回归实现了凤凰涅槃。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里的唯一幸存者,原因便在于善炼文化内丹,不断修复元气,保持生命活力。

庸俗进化论认为,凡是过去的都落后,凡是现在的都先进。在工业技术上,后来的一定超越前面的;文化上则不然,时间的先后不能代表水平的高低。唐诗宋词是中国有韵文学的巅峰,至今无有超越。孔子是教师,我们也是教师,除了个别自命不凡者,没人敢与老夫子比高论低。古学中有落后的东西,但不全落后,甚至可以用来教导明天;今学中有先进的东西,但不全先进,有些甚至比古学还陈腐。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这不错,但唯创新论就错了。对于多数人来说,能规范而有责任心地做好分内工作,就很优秀,守成是进步的基础。指望人人创新,只是良好的愿望,既没必要,也不可能。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创新是精英责任,原创更是高深学问与高智商工作,不易进行大跃进式的群众运动。失去厚重文化积淀的“伪创新”会催生自以为是的泡沫,泡沫飘得很高,碎得也很快、很彻底。即便留下痕迹,也是文化垃圾或学术赘肉。

名家“半月谈”

“中国梦”很好地体现了“大众化”

□ 程冠军(中央党校《理论网》采编中心主任)

“中国梦”向人民群众解读了人民期盼的共同富裕,解读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让生活在今日时代的中国人民找到了自己的“中国理想”。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他们需要的是通过最通俗、最易懂、最朴实的语言来预告和憧憬自己的未来。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那个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诠释和解读上,就理论谈理论,认为所谓经典就是大部头,就是高深难懂,并用这些去和群众说话,群众怎么会听得懂、听得进去呢?

(据《学习时报》)

实现“中国梦”的最大障碍

□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实现美好的梦想,总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如此。而实现“中国梦”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缺乏公平和正义!

曾有学者做过专门分析,发现光有市场经济,不会带来公平的分配,相反,市场经济可能会使人们的收入差距扩大。市场经济加上一个公平的权利分配制度,才会有一个公平的收入分配。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并不完善,主要的原因就是背后的权利基础影响了市场的公平。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核心是建立现代权利分配制度。因为权利分配制度到位,归属,产权才能到位。所以我们在收入分配上要公平、正义,在制度上要公平、正义。

(据人民网)

“中国梦”着眼于人民的幸福、尊严

□ 辛鸣(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梦”之所以是人民梦,是因为它最终着眼点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中国梦”首先体现在要保证人民更加幸福,比如让老百姓上学能有学校,而且学费还不高;就业能找到工作,而且收入还不低;生病去医院看病,能有医保给我们解决大部分药费;老了有社保养老,不用担心自己到了晚年没有地方住。这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实实在在的民生梦,这是人民梦的第一个层面。但是,仅仅有这一层面还不够。我们还要看到,人民梦还体现在让人民生活得更加有尊严,我们的各项权利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据新华社)

梦境、愿景与“中国梦”

梦并不总是局限于个体精神世界的潜意识,国家、民族也可以有梦想。这类涉及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梦想,通常指的是政治愿景,是理想与抱负的代称。

□ 安立志(杂文家,著有杂文集《峭峻中国》等)

梦,是一个神奇而又严肃、虚幻而又现实的话题。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长期以来,给人一种虚幻、迷离、荒诞、神秘的感觉。一般说来,梦具有显著的个体性与多元性。每个人的梦境都极不相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其所表达的并不是梦,而是价值与追求。CCTV曾对人们的梦想进行街头采访,小学生梦想“今后不用写作业”,姑娘梦想“找到理想的男朋友”,大学生梦想“顺利考上研究生”,老年人梦想“身体健康、子女孝顺”……不过,这些梦想也不是梦,而是期望与理想。

梦是否具有现实性,似乎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初教级。在我国,带有梦字的古代成语可以列出上百个,如黄粱美梦、南柯一梦、白日做梦等等,这些成语的共同特点是不承认梦的现实性。但在一些学者眼里,梦并非虚无缥缈或离奇荒诞的事物。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介绍了一些学者关于梦境与现实关系的意见。亚里士多德认为,“梦不是源于超自然的显灵,它仍然服从于人类的精神法

则。”哈夫纳说:“梦是清醒生活的继续。”莫里则认为:“我们的梦实为我们之所见、所说、所欲与所为。”这说明,这些学者还是倾向于梦幻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某种程度的连接性。

梦并不总是局限于个体精神世界的潜意识,国家、民族也可以有梦想。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林语堂指出:“无论个人和国家,都有梦想,我们的行动多少都依照梦想而行事。”(《论梦想》)这样的梦大体接近“中国梦”的概念了。这类涉及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梦想,通常指的是政治愿景,是理想与抱负的代称。英国思想家罗素指出:“人类由于对自身一直生活于其中的,充满破坏和残酷的混乱世界不满,而梦想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人类社会。这样的事古来如此。”(《罗素论自由》)不过,这样的梦境,并不是随便任何人都能够勾画出来的,揆诸史籍,往往是一些先知先觉的人物,出于对未来社会的追慕与向往,从而描绘出了未来世界的美好图景。

在欧美文明中,有关未来社会之梦,我以为,主要体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现代意义上的“美国梦”同样如此。美国黑人民

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1963年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他的梦想有着深刻的、具体的要求与内容。他指出,“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梦想必须实现!”这篇演讲影响了整个世界,也编入了我国的中学教科书。马丁·路德·金本人却在在这次演讲的5年之后遇刺身亡。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同样对美好的未来社会充满向往与憧憬。不论见于铜鼎或竹帛,都可以看到“中国梦”的远古雏形。历史最为久远的大约是黄帝的“华胥之国”(《列子·黄帝篇》)。另一个著名的“中国梦”则是孔子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孔子提出了“小康”与“大同”的概念。在近代史上,康有为的《大同书》发挥了孔子的“大同”思想,附会了一些政治理念,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循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规律发展,最终达到“政府皆由民造”,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1933年,《东方杂志》在第30卷第1号上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发表了全国各界名人的244个梦想。柳亚子先生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马相伯老人梦想:

“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楼适夷先生梦想:“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1月11日天下网)《新年的梦想》不仅是对当时知识界所做的社会调查,也是对未来中国的预测。

习近平总书记今天提出“中国梦”,与过去相比,不仅时代不同,而且内涵迥异。总书记指出,“实现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何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少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党和国家的宏伟蓝图,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愿景,这也就是伟大的“中国梦”。而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则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途径。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精神、利益的一脉相承。考虑到我国的发展差距,国家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应当尽量考虑其针对性、差别性与实效性。